續世說卷第六

術解

巧藝

排調

術解

魏崔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鋌於酢器中夜有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筯或立嘗而還浩考校漢元以來日星行度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歷以示高允高允以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非十月浩初猶疑之後歲餘謂允曰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於東井

梁沈僧昭少事天竺沙門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書名梁武陵王紀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數口便息及日晚王欲其復鳴僧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卽便喧聒

齊柳世隆善卜筮世祖武皇帝時嘗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於簾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見吾不見也十一年武帝崩

梁韋鼎明陰陽善相術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家焉至德初盡貨田宅寓居僧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

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焉陳亡驛召授上儀同三司
宋賀瑒伯祖道養工卜筮有歌工女人病死爲之筮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爾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
陳章昭達少時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因醉墜馬鬢角小傷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後仕陳至三公
宋庾道愍尤精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以己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令人多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它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

宋顧歡通解陰陽書爲術數多效驗有病邪者問歡歡曰汝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瘥也病者如言果愈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瘥也

魏晁崇善天文天輿五年月暈左角崇以爲角蟲多死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輿駕巨犗數百頭同日斃於路側○原本巨犗譌馬瞎脫同字据北史改補麞鹿亦多死者

魏徐路知星文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赦須臾當到隆宗素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檀特師周文召至岐州會神武來寇玉璧檀特曰狗豈能至

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

北齊許遵值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云不出冬初我乃不及見也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北齊趙輔和有人父病求筮遇泰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曰乾下坤上乾父道也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父果卒

北齊賈子儒能相人崔暹令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軀不如一尺面一尺面不如一寸眼（○原脫下一尺面三字小譌尺据北史補改）大將軍臉薄盼速非帝王相也

北齊綦毋懷文傳有蠕蠕客能算或指庭中一棗樹令其布

算卽知其數并辦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算之唯少一子客云必不少但更撼之果得一實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旦奏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楊伯醜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爾汝之開肆賣卜有人失馬來詣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鱠如言而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來遂擒之

旋宮之義亡絶已久唐祖孝孫得毛爽之法以一律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以十二月旋相爲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爲正徵因變宮爲清宮七音起黄鍾終南呂迭爲紀綱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太宗之世有祕書記云唐三世之後則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據象推算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内從今不踰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盡殺之如何淳風曰天之所命王者不死今已在宮内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雖受終易姓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少壯

嚴毒即殺戮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善其言而止

武德九年五月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狀授太宗及太宗嗣位召奕賜之食曰汝前所奏幾累於我然今後但須盡言無以前事爲慮也

劉仁軌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位鄰台輔年將九十仁軌爲文昌左相八十四而薨裴行儉尤曉陰陽之術每制敵推陣先期揵日嘗出陣至單于北塞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岡上將士皆以士衆方安不可勞擾行儉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處水深丈餘

蕭嵩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壻○原作友據舊唐書改 宣州相術夏榮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高

而有榮壽陸果爲相蕭亦爲相壽至八十其子華孫俛倣皆至宰輔
高智周少與鄉人蔣子慎善同詣相者相者曰明公位極人臣然允嗣微弱蔣侯官職至薄而子孫轉盛智周果作相子慎爲建安尉卒其子繪謁智周智周以女妻之繪子捷爲刺史捷子冽爲左丞冽弟渙爲給事中高氏之後殄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太原術士溫彬高宗時已老臨終封一狀謂其妻曰吾死後年名垂拱卽詣闕獻之愼勿開也垂拱初其妻獻之頭陳則天革命及突厥至趙定事俱驗
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

畢備集于庭中樹鳴聲清婉隋太史令史良。原脫史字至據舊唐書補青州爲之占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彩日中正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奮翼而鳴兒必文藻煥爛雀形旣小祿位殆不高及長博文强記下筆成章終於秦川令

薛頤嘗密謂秦王曰德星守秦分王當有天下願王自愛也太宗朝上表請爲道士太宗爲置紫府觀觀中建一清臺以考元象

甄權能針灸狄嶔苦風患手不能引弓權曰但將弓矢向垛一針可愈矣針其肩隅一穴卽時能射其弟立言亦善醫杜淹風毒發腫立言曰從今更十一日午時死如期而死有尼明律腹脹身瘦立言曰誤食髮成蟲也令服雄黃吐一蛇如

小指大唯無眼燒之有髮氣尼疾乃愈
乙弗宏禮能相隋煬亦自能之曰卿相朕終當如何如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所學相術凡人之相有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聖人與世凡不同爾○舊唐書作故知凡聖不同耳此似有衍文自是帝常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薛大鼎坐事沒爲奴詣宏禮曰君奴也大鼎有慙色解衣示之宏禮曰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後爲泗州刺史
袁天綱善相則天初在襁褓天綱來至第中謂其母曰夫人骨法必生貴子示之見元爽元慶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至三品見韓國夫人曰此女亦大貴又利其夫乳母時抱則天衣男子之服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與妙不可易知試令

行又令舉目天綱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之主也
盧齊卿童幼問孫思邈他日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兒當爲屬吏可自保也後齊卿爲徐州刺史思邈孫溥果爲蕭縣丞齊卿問時溥猶未生
張憬藏相蔣儼云自此二年當得東宮掌兵之官秩未終而免職免職之後厄在三尺土下據此合死然後有名位不合中天至六十一爲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時祿絕儼後皆如其言常奉使高麗囚地窖中終六年後得歸及在蒲州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妻子訣別自云當死俄有敕許令致仕
金梁鳳謂祠部郎中裴冕曰半年間公爲宰相大富貴裴冕

曰公乃狂言晃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向朔方此時公作相矣晃懼其言深絶之未幾安祿山反晃問三日之說梁鳳曰東京日卽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其後祿山僭號元宗幸蜀肅宗卽位於靈武晃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葉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嘗於東都凌虛觀設醮城中士女競往觀之俄頃數十人自投火中觀者大驚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爲吾法攝耳問之果然法善悉爲禁劾其病愈

苗晉卿嘗遇老父問曰要知前事乎晉卿曰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曰晉卿困窮要一郡守可及乎曰

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全不信曰將相向上是天子矣曰眞者卽不得假者卽得晉卿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元宗崩攝冢宰三日

朱梁仇殷藝術精密太祖之在長蘆也諸將請攻壁令軍中人負藁二圍寘于積俄而雲集殷曰何用或以所謀告之殷曰我占之矣不見攻壁象無乃自退乎翌日有騎馳報丁會以潞州畔太祖令盡焚其藁而還

後唐周元豹有袁許之術大略狀人形貌比諸龜魚禽獸目視臆斷咸造其理見王都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都竟被殺盧程衣道士服與同志二人謁焉元豹曰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道士甚貴至來歲二子果卒程後登庸

五代周翟光鄴膚革肥皙善於攝養仕至樞府司天監趙延乂有袁許之術嘗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原脫而字据類說引續世說補輿舊五代史合卒時年四十六

趙延乂淸泰中嘗與樞密直學士呂琦同宿于內庭琦因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延乂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過別論琦詢之不已延乂乃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卓絕福德者下官寔有恤緯之僭

五代漢隱帝時宮中數有怪大風雨發屋拔木吹破門扇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

修德延义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巧藝

宋時能棊王抗第一褚思莊夏赤松第二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工於鬬棊齊高帝使思莊與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决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高緣其思深久人不能對

王僧虔論書云從祖中書令珉書子敬曰弟書如騎騾駸駸常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憤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題後云右軍當時不別久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眞

齊王彩習篆隸時人語云三眞六草爲天下寶

宋垣榮祖○原本垣譌搆祖譌黍據南史改　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兩翅毛盡脫墜地不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

褚澄能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雞雛翅羽爪距皆具凡十三頭而病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允圍棋徐道度療疾道度秋夫字也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庭前柳樹上明旦癰疽消樹邊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宋羊欣字敬元尤長隸書年十二夏月著新絹裙晝寢王獻之至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由此彌善

宋有嵇元榮羊蓋者善彈琴云傳戴安道法齊柳惲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客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此始

齊劉瑱妹爲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有陳郡殷蒨善畫瑱令畫王形像幷圖王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唾之因罵云宜早死由此病愈

梁蕭子雲善草隸武帝論其書曰筆力勁峻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爾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使人求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得金寶數百萬

齊蕭鏗善射常以堋的太闊○原本鏗譌鎑堋譌捫闊譌門的下衍大字並据南史正曰終日射候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齊蕭爲遙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一絕

梁顏協工於草隸飛白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原脫勛字據南史補）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自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戴禺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瘦乃臂胛肥耳（○此有脫文南史云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禺看之禺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乃減臂胛瘦患即除觀者歎服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又一仙人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山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

鳧鴈蟾蜍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器皆置清徽前形似觥而
方滿而平溢則傾
隋耿詢之巧思若神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
於暗室中外候天時動合符契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北齊馬嗣明善醫楊愔患背腫嗣明以錬石塗之便瘥因此
爲愔所重錬石法取麄黃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納醇
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簁和
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梁姚僧坦武帝常因發熱服大黃僧坦曰至尊年高大黃快
藥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梁元帝嘗有心腹疾諸醫皆
請用平藥僧坦曰脈洪實宜用大黃從之因而疾愈賜錢百

萬

隋許智藏秦王俊疾文帝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今召許智藏必當相苦奈何明夜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死

隋何稠有巧思煬帝伐遼稠制行殿及六合城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城之其城周回八里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宇文愷爲煬帝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助人見之者莫不驚駭

中國久絶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何稠以緑瓷爲之與眞

不異

唐尉遲敬德善用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亦善馬矟欲與相校凡三奪元吉之矟元吉雖相歎異然甚以爲恥

虞世南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太宗以世南有五絶書翰是其一

薛稷尤工隷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自後罕復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迹稷銳精模倣筆態遒麗當時無及之者又善畫博採古迹睿宗在藩留意小學稷於是時特見招引

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於元武門帝操筆作

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閻立本善畫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稱妙太宗與侍臣學士汎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詔坐者賦詩召立本令寫焉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學讀書今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甚焉汝宜深戒勿習此末技

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

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出金帛購王羲之書天下爭獻遂良辨認眞僞一無舛誤

高宗以裴行儉工草書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姸捷者唯余與虞世南耳

韓臯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生之爲是曲也○是曲原本爲由是據舊唐書改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宴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荊

王彪毋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也止息者晉雖暴興（原本晉雖誤刪又脫典字據舊唐書補正）終止息於此也其哀痛躁蹙慘痛迫脇之旨盡在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故託之於鬼神也

李皐嘗運巧思爲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疾鼓若掛颿席又造欹器進入內中所造皆省易而久固

柳公權初學二王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

歐虞褚陸之體尤爲得意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文宗吟諷以爲詞淸意足令公權題於殿壁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何以加焉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一紙眞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書十一字曰永禪師眞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銀錦等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帝尤奇惜之

懿宗時伶官李可及能轉喉爲新聲音詞曲折聽者忘倦同昌公主除喪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璣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

珠璣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可及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啟之非酒皆金翠也僖宗卽位逐死嶺南

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如此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以詢貌寢陋故也

賀知章善草隷書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張顛

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端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卽有所鈌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

拂菻即大秦國也其俗無瓦擣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於盛暑人歎煩乃引水潛流上徧於屋宇機制巧密人莫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

元宗開元十三年作水運渾天儀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櫃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在匱中

後唐莊宗與梁人隔水相抗李存進欲造浮橋軍吏曰河橋須竹索大艑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石竊慮難成存進曰吾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令軍造葦索維大艦數十艘

作土山植巨木於岸以纜〇原脫植字據舊五代史補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制度條直人皆服其勤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

排調

宋何尚之與顏延年少好相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嘗謂顏延年爲猿延年目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年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年喜笑路人云彼似猴爾君乃眞猴

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墓次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上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志亦嗚咽它日或問志那得此副急

淚志時新喪變人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刃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朓當拜吏部郎中謙抑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

王裕之形狀短小而起坐端方桓元謂之彈棊發八勢

梁武帝賞接到溉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以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宋沈昭略逢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爲王約耶何以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爾癡何

齊柳惔甚重其婦頗成畏懼性愛音樂女妓精麗惔略無敢

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密而爲惔妻所敬稷每詣惔必先通問夫人惔欲見妓常因稷以請然後惔妻隔幔坐令諸妓出惔始得寓目焉

梁劉諒爲湘東王所善王一目嘗游江濵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以爲刺已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齊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梁劉之遴嘗夢爲折臂太守後果牛奔墮車折臂爲南郡太守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齊高爽詣孫抱了無故人之懷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

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譏之

王偉侯景之徒也景敗元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詞句帝求而觀之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四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顔色自若

宋世君臣好以父諱爲戲王僧虔子慈謝鳳子超宗慈方學書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猶雞之比鳳王彧之子絢何尚之之子偃絢五六歲讀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作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爲戲寧可道草上之風必偃殷淳之子孚何無

忌之子勗嘗供食孚羹盡勗曰益殷蓴羹孚答曰何無忌諱謝莊之子瀹劉勔之子悛嘗同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蔡興宗之子約王僧虔之子慈同入寺遇沙門懺約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張邵小名黎子敷小名樝文帝戲之曰樝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樝何敢比也孝武好詆羣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一日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江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深之父也智深避席流涕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元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缸缸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卽驚喜云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拊手大笑

北齊宋遊道重交游存然諾○原本脫重字存諾字據北史改時人云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李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云賢從在外宜自迎接爲之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帽也

鄭譯請還治疾隋文帝召見於醴泉宮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上柱國高熲戲曰筆乾譯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北齊李庶生而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徧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請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世傳諶門有癩疾故庶之言如此

北齊孫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臾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嘗服棘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暇外來坐者皆笑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顯要至隋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機云二柳俱摧孤楊獨聳

隋侯白好俳諧楊素與牛宏退朝白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北齊徐之才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誑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爲

馬施角尾而成羊又嘲盧元明云在上爲虐在邱爲虛生男
爲虜配馬成驢

梁宗如周面狹長蕭詧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自來不謗經詧大笑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案北周書此本潦大寶語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也周乃悟

蘇威之子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隋柳調爲侍御史楊素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風調斂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爲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隋麥鐵杖因朝集考功郎豆盧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

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

唐閻立本爲右相姜恪爲左相恪立功塞外立本尤善圖畫非宰輔之器時人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虞世基世南兄也許善心敬宗父也同爲宇文士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

李昭德則天時爲相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有數點赤詣闕進之宰相問其故對曰爲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盡反邪左右皆笑

來俊臣與李昭德素不協乃誣構昭德有逆謀囚下獄俊臣

以罪同日被誅是日大雨士庶莫不痛昭德而慶俊臣也相謂曰今日天雨可謂一笑一悲矣

則天時三月雪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王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則臘月雷亦爲瑞矣舉朝嗤笑以爲口實

苗晉卿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參選爲書判之首衆知奭不讀書議論紛然元宗親試之奭持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上怒貶張倚爲淮南太守敕曰門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

朱泚僭逆姚令言爲侍中源休同知政事羣兇宴樂既醉令言與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

寻之右者吾比蕭何子爲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庭者聞之皆笑謂休爲火迫酇矦

喬琳好談諧侮虐爲監察御史與同寮畢燿嘲誚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訐坐貶巴州司戶朱泚僭逆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白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

李泌爲相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除人故諫司惟韓皐歸登而已泌仍令收其署飡錢令登等寓食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難分左右歸拾遺莫辯存亡

顧況性好談諧柳渾李泌與之厚自謂知已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遷著作郎況不樂求歸於吳班列羣官皆有侮玩之

目人皆惡嫉之泌卒況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爲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 ○此條原本誤連上條今移正

關播奇重李元平令知汝州禦李希烈至部募人修城希烈令數百人投募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遣下行地希烈見其眇小無鬚戲謂入曰使汝取李元平何故將元平兒來因罵曰瞎奴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也

李實奏不旱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徹屋瓦賣麥苗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伍碩米三間堂舍二千錢如此語有數十篇實以爲誹謗德合遽令杖殺此優

王士平尙憲宗義成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忿爭憲宗幽

公主於禁中幽士平於私第後釋之時輕薄文士蔡南史爲團雪散雪等曲言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于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

于頔爲蘇州刺史暴横觀察使王緯奏其事德宗不省後頔累遷乃與王緯書曰一蒙惡奏三度改官

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游元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連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還復作游元都觀詩前篇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篇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又到來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韓退之戲孟郊云公合識安祿山郊低頭云識即不識大知有它

豆盧瑑乾符中作相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瑑笑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僖宗出幸瑑死於張直方之第識者以爲風雷不令之兆

鄭綮善爲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鄭五歇後體初去廬江與郡人別云惟有兩行公廨淚一時洒向渡頭風滑稽皆此類也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掘雖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時人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

師度一心穿地入傳之以爲口實
酷吏郭霸爲鬼所殺時洛陽橋壞行李病之至是功畢則天問羣臣比在外有何好事舍人張元一素滑稽對曰百姓喜洛陽橋成幸郭霸死此卽好事
王勃爲沛王府修撰諸王鬭雞互有勝負勃戲爲檄英王雞文高宗覽之怒曰據此是交搆之漸卽日斥勃不令入府
鄧元挺爲吏部侍郎旣不稱職甚爲談者所鄙又患消渴之疾選人目爲鄧消渴爲詩牓於道路自唐以來掌選之失未有其比也
薛逢與劉瑑相善而瑑詞藝不逮逢每侮之至大中末瑑稍歷禁近逢愈不得意自是相怨瑑作相逢爲郎官有薦逢知

制誥者豫以先朝立制給舍須歷郡縣而逢未嘗治郡出爲巴州刺史旣而沈詢楊收王鐸由學士相繼作將相皆逢同年進士而逢文藝最優楊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潛龍無水謾通神。原脫潛龍無三字据舊唐書補收聞而大銜之出爲蓬州刺史收罷相入爲大常少卿給事中王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毫輕鐸亦怨之以恃才褊急人士鄙之終於祕書監

崔善爲爲尙書左丞令史惡其聰察以其短而身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膞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購造言者加其罪

秦宗權爲其愛將申叢所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孫揆以組練繫之徇於兩市宗權檻中引頸謂揆曰尚書明鑒宗權豈反者耶但輸忠不効爾衆大笑

神龍中每霖雨必閉坊門禳災。原譌穰受据類說引續世說改 右衛騎曹宋務先上疏云雨暘或愆貌言爲咎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星靈暫閉暫開便欲發揮神道。原譌造据舊唐書改 至今巷議街言共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爕調陰陽如是則赫赫師尹便爲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景龍中東都霖雨百餘日閉坊市北門駕車者甚苦迂遠街市言曰宰相不能調陰陽致玆恒雨令我迂行會中書令楊再思過謂之曰於理則然亦卿牛劣耳。原脫牛字据類說引續世說改

順宗冊憲宗爲太子中外相賀至有感泣者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詩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

僖宗善騎射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昭宗時秦裴爲楊行密守崑山錢鏐使顧全武攻之不下全武檄裴令降全武嘗爲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乎益兵攻城引水灌之裴乃降全武勸錢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昭宗時李茂貞刦駕幸鳳翔朱全忠圍城攻城者詬城上人
云刦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
朱梁成汭初作僧後鎮荊南撫緝彫殘時韓建亦披荊棘以
緝華州人號北韓南郭初澧朗二州本屬荊南乾寧中爲土
豪雷滿所據汭奏請割隷唐宰相徐彥若執而不行汭銜之
及彥若出鎮南海路過江陵汭猶怏怏語及前事彥若曰令
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草賊爾令公何加兵
○何下似脫不字舊五代史作盍而反怨朝廷乎汭赧然而屈因思嶺外有
黃茅瘴患者皆髮落乃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
應聲曰廣南黃茅瘴不死成和尙譏汭曾爲僧也汭終席慚
赧

後唐莊宗劉后生皇子繼岌后父劉叟以醫爲業詣鄴宮自陳后方與諸夫人爭寵恥爲寒族笞劉叟於宮門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藥笈令繼岌攜敝蓋相隨自稱劉山人來訪女后大怒笞繼岌

後唐僧誠惠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爲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洛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略無微應或謂官以祈雨無驗將加焚燎誠惠懼而遁去及卒賜號法雨大師塔曰慈雲之塔

石晉桑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鑑○原缺對字據七帖二十一引續世說補與舊五代史合自嘆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面登第同牓四人秦王幕客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三箇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

牛人也

石晉王松契丹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偽署松為左丞相漢祖入洛先降詔諭令受偽命者可並焚毀勿至憂疑於是臺司悉斂偽署告牒焚之松以手自指其胸謂同列曰此即二十四考中書令也

五代周張可復依晉公霍彥威為青州從事晉公以其滑稽好避事目為㺜兒

唐莊宗趨大梁梁主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〇類說引續世說作璽詐降以紓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果可了否〇原本果作竟依類說引改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

唐莊宗或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此一人豈有兩人耶帝悅厚賜之

湖南高從誨時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號高無賴

江南邊鎬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爲潭帥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修佛事潭州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

周行逢兼總湖湘 ○原作南据類說引改 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自王逵劉言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三

公者以千數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徐仲雅曰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

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虛誕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若不悟亡國必矣及臣服於周馮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嘗欲致君堯舜○原脫欲字据類說引補何意今日爲小朝邪○類說引爲上有自字

續世說卷第六

續世說卷第七

自新

齊王洪軌爲晉壽太守多賍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復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賍所敗更厲清節

宋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張充緒之子也緒歸吳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曰一身兩

役毋乃勞乎充拜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有焉及明年便修改多所該通尤明易老能清言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飮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棊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

燭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讀書執燭不敢辭今乃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乎琛悵然慚感遂詣赤彪。此有脫誤南史作遂從許赤彪 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隋楊汪少凶疎好與人羣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吾之穆生也

長孫順德受人餽絹唐太宗於殿廷賜絹數十疋以愧其心云得絹甚於刑戮如不知愧一禽獸爾殺之何益順德後爲澤州刺史折節爲政號爲明肅先是長吏多受餽餉順德糾摘一無所容稱爲良牧焉

太宗以柳亨爲光祿少卿戒之曰與卿舊親情素甚厚卿爲

人交游過名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有饕湎之名此後頗自飭厲杜絶賓客約身節儉太宗亦以此稱之

趙武孟初以馳騁田獵為事嘗得肥鮮以遺母病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勤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官至右臺御史

程异以王叔文之黨貶元和初李巽薦异曉財穀請棄瑕錄用擢領淮南五道兩稅使异自悔前非厲已竭節江淮錢穀之敝多所剗革不剝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後為宰相

石晉王建立位居方伯為政嚴烈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時人目之為王垛疊言殺人而積其屍也晚年歸心釋氏飯

僧營寺戒殺愼獄民稍安之

企羨

齊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以自況也儉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思澄欣然當之

北齊李神儁晚年無子見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校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

後魏明帝靈太后嘗宴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

杜預也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令爲盡之侍座者莫不羡仰
唐李襲譽好寫書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
以充食河内有賜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江東所寫之書讀
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勤此三事何羨於人
唐初選尚多於貴戚或武臣節將之家憲宗時翰林學士獨
孤郁權德輿之女壻德輿作相郁避嫌辭内職上頗重學士
不獲已許之且歎德輿有佳壻遂令宰相於卿士家選文雅
之士可居清列者以尚岐陽公主人皆辭疾不應唯杜悰願
焉仕至三公
元宗時太平久朝廷尊雖冗官擢居方面皆自謂下遷倪若
水爲汴州刺史兒班景倩入爲大里少卿餞於郊謂之登仙

恨不得爲騶僕焉景倩時爲揚州採訪使

武后時宗楚客坐贓貶太平公主觀其第舍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爾

湖南馬希聲聞梁太祖食雞慕之日殺五發引頓食雞臛數盤○此有脫文今舊五代史缺希聲傳資治通鑑云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 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㹠何代無賢

石晉梁文矩善清靜之教聚道書數千卷企慕赤松留侯之事而服食尤盡其善○原脫服食二字据舊五代史補 然病瘋痺五十九終

簡傲

王瞻字明遠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謁

劉彥卿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子二人彥卿不悅

黃門郎路瓊之太后之兄慶之之孫也與王僧達鄰居盛車服以謁僧達僧達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原脫人字据南史補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訴於孝武帝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謁王僧達見辱乃其宜爾

齊蕭子顯自負才氣爲吏部尚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

梁張纘性輕傲爲尚書僕射時何敬容方盛賓客輻湊有詣纘者輒拒之曰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又云不喜與俗人共事出爲湘州刺史吳興人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

纘路經郢州綸餞之南浦規在坐纘不平之忽舉盃曰吳規慶汝得陪今宴規卽時起規子翁孺知父被辱氣結便卒規憤哭亦殞規妻深痛夫子次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陳陳暄乃後主狎客甚見親昵而侮之嘗倒懸於梁臨之以刃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卽成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縛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後主素重莊乃引暄出經數日暄悸而死

梁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

先之

宋檀超放誕任氣爲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稍相凌辱而超舉動嘯傲目惠開曰何足以一爵高人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

梁卞彬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者政爲此幘爾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唐李光弼爲太原尹時節度使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於河東衆侮易承業或衷甲持鎗突入承業廳事玩謔之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衆交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即交兵令收

繫之頃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懷其勑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曰今只斬侍御史若宣制令即斬中丞若拜宰相亦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翌日以兵仗圍衆至碑堂下斬之

嚴武爲劍南節度使舊相房琯出爲管內刺史琯於武有薦導之恩武驕倨見琯畧無朝禮甚爲時議所貶

劉贊子弟皆虧庭訓雖童年稚齒便能侮易驕人人士鄙之

于邵爲知制誥詔令溫雅○原脫詔字据舊唐書補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每發言吐論略無阿狥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罷爲比部郎中○案以上係崔元翰事舊唐書與于邵同傳致誤屬邵耳

鄭仁表文章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

章甚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小時投文於其父洎仁表哂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貶死南荒

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爲時輩所疾乾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後唐陳乂爲常山判官日人有造者垂簾深處罕見其面及爲中書舍人姿態倨傲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尤悔

魏太武率大衆至瓜州聲欲渡江都下震恐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始宋文帝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

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

宋傅亮廢少帝迎立文帝當亮之方貴兄迪每深戒焉而不能從及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唐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人將何爲也正欲反爾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監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盛怒竟斬于市歲餘刑部侍郎闕令執政擇人累奏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

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卽從至今追悔以道裕爲刑部侍郎

盧祖尙累爲郡守有能名太宗召爲交州都督祖尙不行太宗大怒斬之於朝尋悔之復其官廕

張元素出自刑部令史仕至三品太宗問云在隋任何官曰縣尉又問以前何官曰流外又問在何曹司元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褚遂良上疏切諫太宗曰朕亦悔此問

敬暉與桓彥範張柬之崔元暐袁恕己同誅張易之中宗反正洛州長史薛季昶謂曰二凶雖除祿產猶在請因兵勢誅武三思之屬暉與柬之屢陳不可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

翌日三思因韋后之助潛入宮中又與韋后通内行相事反易國政封暉等爲五王罷政事暉等既失政柄每椎牀嗟惋或彈指出血柬之歎曰皇上疇昔爲英主時素號勇烈吾留諸武冀自誅鋤爾今事勢已去知復何道

張蘊古獻大寶箴者也除大理丞初河内人李好德語涉妖妄而素有風癲疾蘊古以爲法不當坐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家住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爲相州刺吏情在阿縱太宗大怒斬蘊古東市尋悔之自是有覆奏之制

劉黑闥敗斬於洺州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爲高雅賢輩所誤以至於此

太宗令太常卿祖孝孫敎宮人音樂不稱旨責之溫彥博王

珪諫上怒以爲附下罔上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明日上謂房元齡云自古帝王納練誠難朕昨日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爲此不盡言也。此似有脫誤舊唐書云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

太宗遼東之役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驛祀以少牢復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至行在勞賜之

元宗幸蜀至咸陽望賢宮有老父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葢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

在廷之臣以言爲諱唯阿諛取容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亦何由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肅宗時兩京平受僞官者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羣臣隨安慶緒在鄴者聞廣平王赦陳希烈等皆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等誅乃止上甚悔之

代宗時吐蕃犯京師急起郭子儀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千騎（此有譌脫舊唐書云及是承詔部下唯二十騎）而後收復京師上至長安子儀帥城中百官及諸軍迎於滻水東伏地待

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以至於此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謂其以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爲子儀所任因而搆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旣而寮佐多以病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哀帝時魏博羅紹威以牙軍之逼召朱全忠全忠殪八千餘家其餘散在州縣攻討悉平全忠留魏半年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貲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全忠之去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除其偪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

後唐周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然有肅殺

之風中興之朝號爲名將胡柳之役德威欲以方略制之莊宗迫之出戰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父子俱戰沒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吾良將吾之咎也

後唐閔帝殂潞王立諸軍以賞薄怨望謠曰除卻生菩薩扶起一條鐵以閔帝仁弱潞王剛嚴有悔心也

後唐張延朗末帝時以宰相判三司晉高祖在太原朝廷猜忌不欲令有蓄積係官貨財留使之外延朗悉遣取之高祖銜之晉高祖入洛送臺獄誅之其後以選求計使難得其人甚追悔焉

石晉崔梲知貢舉有進士孔英者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深惡之及梲將鏁院來辭維翰曰孔英來也葢梲之也梲性

純直因默記之遂放及第牓出人皆喧譁維翰舉手自抑其首者數四蓋悔言也

湖北高季興唐莊宗平定天下季興來朝時論多欲留之郭崇韜以方推信華夏請放歸藩季興促程而去至襄州酒酣謂孔勍曰是行有二錯來朝一錯放歸一錯

石晉末年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王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

周世宗時河東劉崇召契丹入寇崇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殺也何必契丹今日不唯克周亦可

使契丹心服既戰崇敗遁歸○此條原本誤屬上條今正

世宗謂江南鍾謨等曰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請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毋悔乎

江南孫晟鍾謨使於周世宗待之甚厚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誘毀反間之詞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唐虛實默然不對送軍巡院更使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敕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

忠節悔殺之召謨拜少卿

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浸寛登遐之日遠近哀慕焉

續世說卷第七

續世說卷第八

棲逸

宋王宏之不赴辟召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宏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宏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原脫内字据南史補

宋何鑠心疾無故害其妻王氏坐法死三子求點允點以家禍絕昏宦求隱虎邱山允居若邪山雲門寺世論以點爲孝

隱允爲小隱又號點爲大山允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又曰何氏三高

齊孔稚珪字德璋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常鳴鼓吹候之聞蛙鳴曰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

陶淵明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賦歸去來以遂志嘗言五六月北窗下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覩名山唯

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唯少文傳焉孫測○原本孫譌子据南史改亦隱廬山魚復侯子響厚遺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侍中王秀之尤欽慕之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

宋周續之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關康之世居京口顏延年等十許人當時名士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臥了不相眄延年

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臧榮緒亦隱京口時號爲二隱臧自號被褐先生

宋褚伯玉字元璩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爲之娶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要致之邱珍孫與僧達書云卻粒之輩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僧達答云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

盧度隱居盧陵西昌三顧山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

來取食乃去後又會稽鐘山有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梁阮孝緒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末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掛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驥騄

南岳鄧先生名郁斷穀三十餘年唯以澗水服雲母屑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著絳紫羅繡袿襦年皆十七八色豔桃李質勝瓊瑤謂郁曰君有仙分故來相尋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郁曰期會至矣是日無疾而終山內唯聞香氣武帝

令作鄧元傳敘其事

陶宏景字通明幼有異操終身不娶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以茅山爲金陵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特愛松風庭館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梁武帝手敕招之不出惟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

梁劉慧斐張考秀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離垢園時人號爲離垢先生論者自遠法師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

周韋敻所居之宅環帶林泉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文帝貽之

以詩敕有司曰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遥公時人號爲居士焉

唐時蜀人朱桃椎隱居不仕沉浮人間賣䩮在益州召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無言弃衣於地而走逃入山中結庵澗曲夏則裸形冬則緝樹皮自覆每爲芒屩置之於路人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履也爲粥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不與人相見高士廉鎮蜀時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答直視不去廉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

郄純爲諫議大夫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傳於天下

孔巢父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號竹溪六

逸白又與道士吳筠隱於剡中

王龜字大年起之子也起第在永福里龜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於永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號半隱亭從起河中。原作東據舊唐書改於中條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道士游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爲郎君谷起保釐東周龜於龍門西谷構松齋棲息起鎭興元龜於漢陽之龍山立隱舍每浮舟而往其閑逸如此後爲浙東觀察使爲賊所害

武氏熾盛惟安平郡王武攸緒弃官隱嵩山以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卽位以安車備禮徵之攸緒應召至都又歸山中及三思延秀搆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緒不預其禍睿宗卽位又令人安息之開元二年攸緒請居廬山制不許敕州縣數

加存問勿令外人侵擾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崔咸鋭之子也鋭在澤潞有道人自稱盧老鋭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爲君子因指口下黑子爲志及生咸果有黑子其形神卽盧老也鋭以盧老字之咸旣冠栖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游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悽愴沾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悒

司空圖唐昭宗時見紀綱大壞深惟出不如處乃稱疾不起梁將篡唐柳璨希賊旨陷害舊族詔圖入朝圖懼誅力疾至洛陽指趣極野。原本極作山據舊唐書改墜笏失儀得放還山圖墅。此有脫文舊唐書云圖有先人别墅在中條山王官谷泉石林亭頗稱幽棲之志曰與名僧高士游詠其中作休休亭記又爲耐辱居士歌

題於東北楹既脫榔璨之禍乃預爲壽藏故人來引之壙中賦詩飲酒曰非止暫游此中也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僕鸞臺自隨歲時村社雩賽祠禱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會無傲色

張果隱於中條山元宗召至禁中邢和璞推之曹然不知其甲子師夜光善視果與並坐而不能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菫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以菫汁飲果果引三巵醺然如醉曰非佳酒也引鏡視齒焦黑矣以鐵如意擊齒藏于帶中乃以紅藥傅齗就寢良久齒皆生粲然潔白後入恒山不知所之

田游巖母妻子俱有方外之志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高宗幸嵩山親勞之游巖曰臣泉石膏肓

煙霞痼疾既逢聖代幸得逍遙出仕宦坐與裴炎交結放還山

咸亨初史德義隱居虎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廛市○原譌東市据舊唐書改號爲逸人文昌左丞周興薦之徵爲朝散大夫周興被誅亦放歸邱壑

王遠知其母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寶誌曰生子當爲神仙宗伯也遠知初入茅山師陶宏景煬帝爲晉王召見之斯須鬢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太宗平王世充與房元齡微服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還茅山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

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升天見署少室伯翌日卒年一百二十六歲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谷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召見問山中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

楊國忠方盛或勸陜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爾若暖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後唐許寂字閑之棲四明山不干時譽莊宗召對於内殿方與伶人調品觱篥事訖方命坐賜湯果問易義寂退謂人曰君好淫聲不在政矣尋請還山寓居江陵茹芝絶粒後爲蜀相與王衍俱徙于東致政居洛時寂已年高精彩猶健冲漠

寡言時獨語云可怪可怪人莫知其際
石晉鄭雲叟本名遨棄家入少室山聞西嶽有玉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居華陰與李道殷羅隱之友善時人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之術鈎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無所不至雲叟目擊其事而不求

輕詆

宋何偃同顏延年從武帝南郊偃於路中呼延年曰顏公延年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偃羞而退

齊劉祥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堂中見路人驅驢祥曰驢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作

令僕矣

劉祥性頗剛疎輕言肆行褚彦回輔齊受禪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事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尙之致仕復起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解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去已復還尙之失色

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意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云誰不知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梁到溉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叅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蓋以溉祖彥之嘗擔糞自給譏之也

梁柳津（原譌渾據南史改）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韋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已爲左衛黯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否識者頗以此鬪之

齊邱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頭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

齊卞彬爲禽獸決錄云羊性狠而淫指呂文顯豬性卑而率指朱隆之鵝性頑而傲指潘敞狗性險而狂指呂文度又爲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暗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彬自稱卞田居謂其妻爲傳蠶室或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爾

粱謝朓善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於貴賤親疎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北齊文襄嗣位崔㥄竊言黃頷小兒堪富貴任否文襄知此言欲殺之賴人救解乃止㥄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隋元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文帝曰楊素麁疏蘇威怯懦元胄元閔正似鴨爾可以付社稷者唯有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元善之言爲熲游說深責之元善先患消渴以憂懼卒

朱粲作賊好取嬰兒蒸而噉之乃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有過於人肉乎但令宅内有人我何所慮乃税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左遷在南陽粲悉引之以爲賓客後遭飢餒合家俱爲所噉粲敗乙降唐高祖遣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豬肉

唐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意沙汰多損益而退者不伏囂訟

盈廷彥博唯騁雄辨與人相語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嗤

李義府先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爲侍書御史馬周稱薦之其後義府爲宰相爲侍御史王義方所劾言初以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

張嘉貞與張說不相能嘉貞弟嘉祐贓汙事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悅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移益州都督勑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恨說因攘袂勃駡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

張九齡爲相性頗躁急動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白事於宰相王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慢而侮人如此

劉昫唐書謂韓退之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誤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潁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又云至若抑揚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宏亦端士之用心也此史氏之輕（○輕下似脫詆字）

穆宗時李景儉爲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蕭俛段文昌相次輔政景儉輕之形於談謔二人俱訴之貶建州刺史元稹用事又召爲諫議大夫景儉朝退與馮宿楊嗣復溫造李肇王鎰同謁史官獨孤朗乃與史館飲酒景儉乘醉

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詞頗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

鄭世翼人號輕薄時翟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世翼遇諸江中謂之曰嘗聞楓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以餘篇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投之於江信明不能詰擁檝而去

李林甫聞蕭穎士名欲拔用之穎士在廣陵居母喪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支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朝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如此

劉總以河朔歸朝穆宗命張宏靖鎮之宏靖莊默自尊所辟韋雍輩多少年輕薄之士數以反虜訴責吏卒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箇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朱梁王彥章嘗輕唐莊宗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可畏後戰敗夏魯奇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揮矟刺之馬踣被擒莊宗曰爾嘗以小兒待我今日服未彥章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

石晉劉處讓以除執金吾有所不及覃恩之際又未擢用一日至中書宰臣馮道趙瑩李崧和凝在列處讓因酒酣歷詆諸相道笑而不答

五代漢史宏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至如毛錐子何足用哉王章曰雖有長鎗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何自而集宏肇嘿然章尤輕視文士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邪

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目之爲賈鐵嘴受詔修高祖實錄誣桑維翰身没之日有白金八十鋌又以所撰日歷示監修王峻皆媒孽竇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行軍司馬

賢媛

宋蕭矯妻羊氏○原作某氏据南史改字淑禕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神人在燈下自稱杜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陶淵明賦歸去來以遂志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爲夫耕於前妻耘於後云

宋百年妻孔氏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孔氏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梁鴻

隋許善心不肯從宇文化及被害母范氏年九十三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有餘日亦終

唐高祖竇后隋總管毅之女也毅謂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許之乃於門屏畫二孔雀有求婚者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

者許之前後數十輩皆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高祖後善字○此似有脫字舊唐書作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莫能辨工篇章好規戒

太宗長孫后太宗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后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願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答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敕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若今公主之禮則有過長公主者理恐不可太宗以徵言告后歎曰能以義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因請遣中使賫帛五百匹詣徵宅賜之后嘗著論詆漢馬后以爲不能抑退外戚令其貴盛乃戒其車 如流水馬 如龍此

乃開其禍端而防其事爾

太宗徐賢妃諫伐遼云運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它衆喪已成之我軍諫造宮室云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敝又云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諫服玩纖靡云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

貝州宋廷芬五女若莘○原譌華据舊唐書改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有詞學德宗俱召入試以詩賦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若莘姊妹應制屬和每進御無不稱善德宗嘉其節槩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

唐高祖第三女微時嫁柴紹高祖起義兵紹與妻謀曰尊公

欲掃清多難紹欲迎接義旗同去則不可獨行恐懼後害爲計若何妻曰公宜速去我一婦人臨時別自爲計紹卽間行赴太原妻乃歸鄠縣散家財貲起兵以應高祖得兵七萬人與太宗俱圍京城號曰娘子軍京城平封平陽公主葬時特用鼓吹以賞軍功

鄭善果母翟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翟氏常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己爲淸吏

崔元暐母盧氏嘗戒子曰吾見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重此言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

將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所從來若是俸祿餘貲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殊陶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爲此也汝等坐食俸祿榮幸已多若不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元晫遵奉母戒以清謹見稱

李光弼母李氏有鬚髯數十莖長五六寸以子貴封韓國太夫人弟光進亦一品節制雙旗在門鼎味就養極一時之榮

薛元曖妻林氏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爲篇章人多諷詠之元曖卒其子彥輔等皆林氏訓導登科者多凡七十人衣冠榮之

于琮尚廣德公主黃巢犯闕僖宗出幸琮病不能從賊起爲相琮以疾辭爲賊所害而放公主主視琮受禍曰妾李氏女

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并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卒
令狐峘為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謁峘以前輩恥為此禮入告其妻韋氏亦以抹首趨庭謁為非謂峘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便雖黜死我亦無恨峘曰喏乃以客禮見映深以為憾以事奏貶峘為衢州別駕
李極進於襄王熅偽署內相心不自安嘗於退朝駐馬國門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罷綴鴛鴦丹鳳樓前駐馬看唯有南山煙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後死於亂兵妻盧氏知書能文有姿色伏極屍慟哭賊逼之至斷一臂終不顧竟為賊所害

李德武妻裴淑英裴矩之女也德武坐事徙嶺南矩奏請離婚煬帝許之德武將與裴别謂曰嬿婉始爾便事分離遠投瘴癘恐無還理尊君奏留必欲改嫁爾於此即事長訣矣裴泣下欲操刀割耳誓無他志裴與夫别後常誦佛經不御膏澤因讀列女傳見稱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爲以此載於傳記乎十餘年間與德武音信斷絶時有柳直求婚許之朞有定日裴以刀斷髮悲泣絶糧矩不能奪德武已於嶺表娶爾朱氏爲妻。原脱爾字據舊唐書補及遇赦得還至襄州聞裴守節乃出其後妻重與裴合生三男四女貞觀中德武終鹿城令裴歲餘亦卒

樊彦琛妻魏氏彦琛卒屬李敬業之亂爲賊所獲逼令彈箏

魏曰我夫不幸亡沒未能自盡今復見逼曾紘豈非禍從手發耶乃引刀斬指弃之地賊黨又欲妻之以刀加頸脅之大罵被殺

武后時越王貞謀興復唯紀王愼不預謀乃亦坐死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稱適裴仲將相敬如賓時宗室諸主皆以驕奢相尚誚楚媛獨尚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何所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愼凶問至楚媛嘔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垂二十年

憲宗以杜悰尚岐陽公主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啻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

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閭門落然不聞人聲
穆宗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
武氏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
少但有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
有女子爲天下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
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狥其請臣請先帥諸子
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長孫皇后侍太宗疾累月晝夜不離側常繫毒藥於衣帶曰
若有不諱義不獨生貞觀十年皇后疾篤因取衣帶之藥以
示上曰妾於陛下不豫之日誓以死從乘輿不能當呂后之
地爾

唐常侍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石牆因雨隤陷得錢盈缸奴婢喜走奔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皆進士及第

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潘炎德宗時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晏女也京尹有故

伺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炎曰豈
有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遽勸炎避位子孟
陽初爲戸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
懼禍之必至孟陽解論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將觀
之因徧召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觀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
儔也不足憂矣末坐慘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
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朱梁朱延年守壽州爲楊行密所破妻王氏聞之乃部分家
僕悉授兵器遽閽中州之扉而捕騎已至遂集家屬出私帑
發百僚合州一廨焚之既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
軀爲讎者所辱乃投火而死

石晉李從溫在兗州多創乘輿器服爲宗族切戒從溫弗聽其妻關氏素耿介一日厲聲於牙門曰李從溫欲爲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驚謝悉命焚之家無禍敗關氏之力也

湖南馬希範以廖匡戰死遣弔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母爲賢厚卹之

續世說卷第八

續世說卷第九

惑溺

黜免

傷逝

汰侈

惑溺

宋顏延年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年墜牀致損子竣殺之延年痛惜甚至嘗於寢坐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屛風以壓延年延年懼墜地因病卒孝武時竣貴用事稱六貴人

北齊武成見空中五色物稍近變成一婦人去地數尺亭亭

而立食頃變成觀世音徐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
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遂愈
唐中宗韋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
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
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
姜皎元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卽位召爲殿中少
監數召入臥內命之捨敬坐侍○坐原作由据後唐書改宴私與后妃連
榻間以擊毬鬭雞常呼爲姜七而不名也賜以宮女名馬珍
物不可勝數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遽令徙植
於其家後爲太常卿楚國公又爲之下敕辨謗云悠悠之談
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謗言

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由是兄弟俱侍禁中傅粉施朱衣錦繡衣詔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内寵有薛懷義易之兄弟足矣尙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左監門衞長史侯祥自云過於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内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元宗時張瑋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閎孺之流也毛仲本高麗人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每入侍宴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毛仲則悄然思之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原本至作鎮据舊唐書改

係浩發其妾侯莫陳氏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大夫李棲筠所彈自吏部侍郎集賢殿學士貶明州別駕

喬知之有侍婢曰碧娘美麗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諷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太宗俘虜天竺國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羅邇娑婆寐自言二百歲云自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飈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尙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勝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放還本國

武宗奉道寵道士趙歸眞等築望仙臺於南郊尊號中今增

明道字毀天下釋教以銅像鐘磬鑄錢上餌金丹性加急躁喜怒不常會昌五年秋冬以來覺有疾而以爲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游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明年上仙宣宗卽位誅趙歸眞流軒轅集於嶺南旣而自受籙于劉元靜迎軒轅集於禁中餌方士藥日覺躁渴疽發於背遂弃天下

閩主王曦納金吾使尚保疑之女立爲賢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黜免

宋徐羡之不悅顏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又

爲劉湛所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其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自序也
宋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乃以久疾免官
隋文帝寵任高熲後坐事免以公就第文帝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無熲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蕭瑀以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親封倫而見疎心不能平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由是忤旨廢于家其後又超知政事累獨奏云元齡以下相與執權有同膠漆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讐積久銜之因瑀請出家許之又云不能出家下詔

切責出牧小藩仍除其封

顔籀字師古爲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人言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日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經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戒勵也師古名籀文名思魯

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咸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李義府作相罪惡貫盈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巂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

○原本曰作似據舊唐書改 還誅四凶族司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鞫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此也

李繁無行父泌與梁肅友善肅卒繁亂其配士論歎駭繁坐此積年委弃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後除大理少卿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出爲亳州刺史

潘孟陽以度支副使巡江淮但務游賞與婦女爲夜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憲宗令鄭敬宣慰江淮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四以上皆有簿籍唯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今登車傳令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所至但務酣飲游山寺而已

其爲人主薄如此

張仲方九齡之族也爲度支郎中太常謚李吉甫爲恭懿仲方駁之曰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藏踐樞衡釁致台衮大權在巳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原本諾譌說據舊唐書改 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憲宗貶仲方爲遂州司馬自駁謚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没

楊虞卿能朋比唱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時號黨魁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扃鎖小兒甚密街肆恟恟上聞之不悅鄭注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素疾虞卿朋黨乃言此語出於虞卿之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其家稱冤自京兆尹再貶虔州司戶

李邕貶欽州遵化縣尉後爲滑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政忌勝剝落在外人間素有聲聞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

元和初韋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甲憐其羈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縻賢事須州攝軍以衙推

朱全忠弑昭宗以裴樞朝廷宿望全忠奏以伶人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必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貞淳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李振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皆由浮薄之徒紊亂紀綱不若盡

去之全忠以爲然有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

五代李知損仕晉以受賂謫均州仕漢以使江淮行止穢褻謫棣州司馬至周徵還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怒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後才歲餘卒於海中

傷逝

梁王規字威明卒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寔俊人也一逝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鋩長淮絕洒

宋范煜謀逆子藹連坐就刑於市煜醉藹亦醉藹取土果皮

以擲煜呼爲别駕數十聲煜問曰汝瞋我耶藹曰今日何緣復瞋父子同在不能不悲爾煜妻來别先撫藹因罵煜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柰何枉殺子孫煜乾笑而已藹幼而潔整衣服竟歲未嘗有點塵死時年二十

齊豫章王嶷薨武帝哀痛敕王融作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陳魯廣達爲將陣亡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宋孝武殷淑妃卒邱靈鞠獻挽詞三首云雲横廣階暗霜深

高殿寒帝摘句嗟賞

唐明皇西幸至馬嵬驛楊貴妃縊死瘗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密令中使改葬於它所初瘗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猶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元宗楊皇后肅宗之母也元宗命張說爲埋銘云石獸澁兮綠苔粘宿草殘兮白露沾園寢閟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汰侈

梁賀琛言於武帝云今之宴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習以成俗日見滋甚宜嚴爲禁制導以節儉糾奏浮華〇原本浮作繁据梁書改南史同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苟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之儆

宋武帝時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以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書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入其城顧謂左右曰蕞爾之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魏河間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兼何孟之美

湛之孫緄字君倩仕梁爲湘東王鎭西咨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以豪侈稱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宋謝靈運性豪奢車服鮮麗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

稱謝康樂也

梁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作錢愚論

魚宏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原本重譌字據南史改）

陳孫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

芰艮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冪䍦重不可戴。原作車不可戴據北史改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煬帝作西苑其內爲海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翦綵爲芰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游曲馬上奏之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曰朕施設孰

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燄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車（車原作乘據類說引改）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爇是膏油但覺煙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元宗以風俗奢靡開元二年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錦纓鈿繡也

楊銛楊錡韓虢秦三夫人競開第各極壯麗一堂之成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已者皆輒毀而改爲虢國尤爲豪蕩一旦帥工徒突入韋嗣立宅即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既成召匠圬墁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拔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寶之煥發遺鈿墜舄琴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

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元宗命官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元宗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幕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織銀絲筐及笊籬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

郭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牀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爲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

韋陟安石之子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閽列侍左右者千數衣書藥石咸有掌典輿馬僮奴勢踰王家主第

裴冕性奢侈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自創巾子號僕射巾初代鴻漸爲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視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

元宗幸蜀所居後以爲道觀節度至皆先拜而後視事郭英乂鎭蜀移去元宗鑄金眞容自居之頗恣狂蕩取女八騎驢擊毬制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衆畔而奔爲人所殺

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趍疾進者爲勝杜亞在淮南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豪奢亭館第宅力

竄乃止時謂木妖馬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及璘
卒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
德宗即位詔毁璘中堂及中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
園謂之奉誠園
潘孟陽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
游園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
工作
王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爲僕妾所有文宗
以師友之恩恤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
添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
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

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說於心無所愛惜乃至
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文宗素恭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
一袍元宗幸溫泉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
豈復貴之料今富貴往往皆可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
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
中宗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
中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捕魚所資不
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廣袤數里累石象華山
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
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月影中各爲一色

懿宗咸通十年以同昌公主適拾遺韋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戸皆飾之以雜寶并藥臼槽櫃亦以金銀爲之編金鏤爲之箕筐賜五百萬緡它物稱是十一年以保衡爲相是年公主薨明年葬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服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餤四十橐駝以飼倖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首飾以絁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十四年秋懿宗上仙是冬保衡賜自盡

後唐李存審近代良將也常謂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

劒而還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帥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幬護之

石晉張籛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冢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落於籛前而去歸復於衙院晝臥見二燕相鬬畢各銜一錢落於籛首前後所獲三錢常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兆籛後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之窟室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

孫晟仕江南二十年閒貨財邸第頗適其意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於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奉養如此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莢以亂其氣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飮繒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晝或酣飮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湖南馬希範奢欲無厭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千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

其中自爲一龍其樸頭脚長丈餘以象龍角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續世說卷第九

續世說卷第十

直諫

直諫

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馬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公目之弼官屬皇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游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爲國遠慮雖死何傷帝聞之歎息賜之以衮馬宅曰魏主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載之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遂還

行百餘里得粥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齊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謂范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文惠改容謝之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聞讜言

傅縡諫陳後主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

栗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賄賂公行帑藏虛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因兹而盡後主大怒竟被賜死
章華諫後主曰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弃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更轍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後主大怒卽日斬之
宋明帝起湘宮寺曰此是大功德虞愿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鬻婦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後周宣帝德政不修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臣案周官國君

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至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

隋蘇威高祖嘗怒一人欲殺之威伏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解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萬

隋劉行本高祖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寛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置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言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

刑部侍郎辛亶常衣緋褌俗云利於官隋高祖以為厭蠱將斬之刑部侍郎趙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必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

魏鄭公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鄭公神色不移太宗亦爲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在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爾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論事故久不已鷂竟死懷中太宗嘗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主明臣直由陛下之明故妾敢不賀上乃悅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顛躓彼豈非天子兒耶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耶房玄

齡等皆皇恐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嘗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徵言方知理屈

唐儉從太宗幸洛陽苑射猛獸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雄彘突其馬鐙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首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爲之罷獵

隋文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藏馬二萬匹帝盛怒欲斬太僕卿以下一千五百人通諫曰豈容以畜產之故戮千有餘人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頓首曰臣一身如死○原本如作以据舊唐書改望免千餘人帝悟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今從所請以旌諫諍諸人竟得減死論

李大亮爲涼州都督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亮密表言之太宗下書嘉歎云古人稱一言之重比於千金今賜卿胡缾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也

太宗卽位務止姦吏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吏受絹一疋太宗怒將斬之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不應以物試之卽行極法所謂陷人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太

宗從之因召百寮謂曰裴矩遂能庭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房玄齡病篤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高麗方爲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陛下決一死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食停音樂今兵士之徒無罪乃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轊車而掩泣抱枯木以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且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久長能爲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者乃坐敝中國所存者小所損者大謹罄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太

宗省表曰此人危殆如此尚能憂我國事
太宗閒居與王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
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
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
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
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
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
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
此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太宗雖不去此美人而心甚重之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王珪
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

慴慴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置之樞近待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爲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謂房玄齡曰昨日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

太宗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又往市馬彼必以爲意在市馬不爲專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惠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已失義矣昔漢文時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五十凶行三十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賞其道路所費之術 ○術字誤疑當作財舊唐書無此二字

而遣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寶劒者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凡陛下所爲皆邈踰三王之上奈何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魏文帝欲求市西域之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帝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乃止

劉洎疎竣敢言太宗每與公卿持論必詰難往復洎諫曰以至愚對至聖以極卑對至尊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致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玆取舍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

馬周上疏云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
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
初則天下幸甚
太宗走馬射帖娛悅近臣孫伏伽諫以爲此祇是少年諸王
之事爾太宗覽之大悅
馬周上疏以太上皇居城外宮宇卑小四方觀者有不足焉
又云車駕欲幸九成宮避暑而太上皇尚留熱所溫凊之道
竊所未安又諫踐祚以來未嘗親享宗廟又諫騶子倡人鳴
玉曳履與朝賢比肩太宗深納之
高祖幸涇陽校獵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蘇世長進曰陛
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曰狂態發

耶世長曰爲私計則狂爲國計則忠

高宗遣宦者緣江采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所在縱暴蘇良嗣在荆州囚宦者上疏切諫高宗下詔慰勉令棄竹江中

孫伏伽諫高祖曰陛下二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鷂鶵者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及太常官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充散伎之服高祖大悦下詔褒賜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張元素上書極諫云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敝恐甚於煬帝太宗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

卒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我不思量遂至於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柳範爲侍御史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範奏彈之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不能匡正我兒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太宗大怒拂衣而起久之引範謂曰何得逆折我範曰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太宗乃解

睿宗時姚宋秉政奏停中宗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姚宋出爲刺史太平公主又特爲之言有敕總令復舊柳澤上疏諫曰斜封授官（句首原衍爲字据舊唐書删）皆是僕妾汲引迷謬先帝今又令

敘之將謂斜封之人不忍弃也先帝之義不可違也內外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故語曰姚宋爲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積小成大累微起高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

高季輔嘗諫時政得失太宗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異同張行成跪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以東西爲限示人以隘太宗又言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行成上疏以爲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太宗深納之

太宗平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褚遂良諫曰歲遣

千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實菽粟又傾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起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而及事乎

高宗欲廢王后立武后褚遂良諫曰先帝不豫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遂良置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血帝大怒令引出

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夜校獵時收穫未畢櫟陽丞劉仁軌上疏諫曰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元黃亘野十分才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訖功貧家無力禾下始擬種麥今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

收斂寶爲狼狽顧退句日收刈總了則人盡暇豫公私交泰
太宗降璽書嘉之

則天臨朝劉仁軌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璽書慰
諭之曰卿云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初聞此語
寗不憫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

高宗風疾欲遜位武后郝處俊諫以爲帝之與后猶日之與
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
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帝乃止

高宗既封泰山欲偏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南監察御史裏
行李善感諫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
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鳴鳳朝陽

韋思謙爲監察御史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爲碌碌之臣保妻子耳又云御史出都若不動搖山岳震慴州縣誠曠職也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不拜云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

狄仁傑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極爲彫敝上疏曰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乎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略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

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二帝三王之事業也以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

朱敬則以則天初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至是稍寧宜絶告密羅織之徒云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位豈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語乎然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飢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今時之芻狗也伏願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

之鋒鋩窒羅織之原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甚善之

中宗宴侍臣酒酣令各爲回波調衆多爲諂佞或要榮位次至諫議大夫楊景白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旣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進曰此諫官也

則天時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內宴上前博戲宰相韋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至此因顧左右逐出之在座者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詞直深慰勉之陸元方謂人曰此眞宰相非吾等所及也

武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

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感遠近之人爾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也

盧懷愼上疏言三事一事乞郡縣未經四考不得遷除二事乞省官三事乞贓吏削迹簪裾十數年間不許齒錄

郭子儀壻趙縱爲奴當千所告貶循州司馬留當千於內侍省張鎰上疏以爲太宗之法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告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告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構準律奴婢告主非謀反以上者同自首法今趙縱所犯非叛逆而奴實姦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且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墳土未乾兩壻先已

嘗譽趙縱今又下獄陛下方誅羣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怠望於它日矣德宗深納之杖殺當千鎰乃召子儀家僮數百以死奴示之

裴諝爲河東租庸等使關輔大旱請入奏計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搉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久之不對上復問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亦以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上前坐曰微公不聞此言

元載爲宰相建白凡論事者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以爲是自蔽其耳目也太

宗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天寶以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白宰相輒奏事者託以它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先白宰相然潼關之禍起於下情不得上通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蔽萃於聖躬所從來者漸矣陛下方當日聞讜言以廣視聽而頓欲隔絕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危殆之期翹足而至也臣誠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元載搆於

代宗貶眞卿峽州別駕

肅宗以王璵爲相信妖祠道士李國禎請建大地婆父等祠

○原本父爲婦據舊唐書改下同

昭應縣令梁鎮上表極言其不可曰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陛下又何以爲祠哉

李晟在鳳翔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眞忠臣也僕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縉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耶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慙而退故晟爲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

憲宗以皇甫鎛爲相裴度上疏以爲陛下引一市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但於陛下實有所傷憲宗以度爲朋

黨竟不省
李晟收京城德宗令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陸贄不奉詔進狀論之以爲淸廟震驚三時乏祀宜先迎復神主修整郊壇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至如巾櫛之侍宜後不宜先也內人散失已經累月旣當亂離之際必爲將士所私一聞搜索必皆懷懼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飮盜馬蓋知爲君之體然也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
奉天圍解從臣稱慶賈隱林○（原脫林字据舊唐書補）抃舞畢奏曰賊泚奔遁臣下大慶此皆社稷無疆之休然陛下性靈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未改賊雖奔亡臣恐憂未艾也上不以爲忤甚

稱之
歸登爲右拾遺時裴延齡姦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愕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連署無所迴避時人稱重後爲散騎常侍因中謝憲宗問時所切登以納諫爲對時論美之
敬宗時少列陳岵進注維摩經得濠州刺史劉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岵因供奉僧進經以圖郡牧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岵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岵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

釋之
薛廷老與同寮入閤奏事曰近日除拜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姦邪恣行敬宗厲聲曰更諫何事
舒元褒進曰近日宮中修造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不能答廷老進曰臣等職是諫官凡有所聞卽合論奏莫知修造之所但見運瓦木極多卽知有用乞陛下勿罪臣言帝
曰已諭
敬宗荒恣屢出畋游每月坐朝不三四日韋處厚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曰臣前爲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田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爲陛下爾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時陛下皇子始一

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上深感悟賜以銀綵
韓愈始爲監察御史德宗時也極論宮中之敝貶連州陽山
令後爲刑部侍郎憲宗時也力言佛骨之事貶潮州刺史
李絳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之事憲宗
怒厲聲曰卿論太過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
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盛德
致損淸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
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
且臣與宦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只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明
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嘿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其誠
切改容慰諭之

李絳作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
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云此
嗜欲間事自有諫官論列絳曰居常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
即推與諫官可乎乃極言論奏翌日延英憲宗舉手諭絳曰
昨見卿狀所論采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
向外事此是教坊罪過不諭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
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
錢帛只取四人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生事朕已
令科罪其所取人並已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此過
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
矣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唯柳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

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爾

時周墀同對爲之股栗公權詞氣不可奪

溫璋爲京兆尹懿宗以同昌公主薨怒殺醫官其家屬下獄者三百人璋上疏切諫以爲刑法太深帝怒貶振州司馬制出境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自縊卒

元稹爲東臺御史召還京宿敷水驛內官劉士元後至爭廳士元怒排其戶稹襪而走廳後士元追之以箠擊傷稹面執政以稹年少後輩務作威福貶爲江陵府士曹參軍白居易爲拾遺上疏云況聞士元踏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臣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日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知實損聖德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嘗因論事言陛下錯憲宗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裴度作相五坊使楊朝汶以賈人張陟負錢逃匿於陟家得私簿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書迹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使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臺諫上疏陳其暴橫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曰用兵小

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只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良久方省悟召朝汶數之曰向者為爾使我羞見宰相遽命誅之

李渤為諫議大夫長慶寶歷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幸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無虛日敬宗雖昏縱亦為之感悟寶歷中肆赦先是鄠杜令崔發以捕五坊內官被繫立在雞竿下內官五十餘人持杖毆之是日繫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云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人橫暴一至於此上以為朋黨出渤桂管

太和中李中敏為司馬員外郎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搆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

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之姦蔽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

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諫議大夫鄭覃與崔元略入奏陛下宴樂過多畋游無度今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又云倡優近習賞賜太厚況金銀貨幣皆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者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御史上疏相屬皆言自古無中貴人爲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平仲尤激切憲宗不獲已罷爲招撫處置等使師出無功平仲抗疏論承璀輕謀弊賦請斬之以謝天下憲宗不獲已降承璀爲軍器使

蘇安恒諫則天曰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能使天下移風易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原譌下據舊唐書改 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則天不納其言亦能容之

則天時新豐因風雷山移乃改縣名曰慶山四方畢賀俞文俊詣闕上書曰天氣不和而寒暑并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隔塞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則天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殺之

德宗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誣譖時宰毀詆大臣陸贄等咸遭枉黜無敢救者諫議大夫陽城伏閤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議將加城等罪順宗在東宮爲城開解之城賴以免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當取白麻壞之

元宗東封徵突厥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元宗東封徵突厥大臣扈從突厥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元

宗發都下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兎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舍拔獲之頡利發下馬捧兎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上因令問飢否對曰仰覩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諫曰鴟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突厥安忍殘賊賜以弓箭同逐獸之樂若荆卿詭動何羅竊發暫逼嚴蹕仰犯清塵縱殪元方墟幽土單于爲醢穹廬爲污何塞過責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

太宗平高昌將以爲郡縣魏徵諫曰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弔民伐罪今若利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

數年一易每往交番死者十有三四十年之後隴右空匱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穀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太宗不從後亦悔之

憲宗謂宰臣曰朕覽國書見文皇帝行事少有過差諫官論諍往復數四況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二而止

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將幸東都元宗以問宋璟璟陳天戒請輟行又問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壞適與時會上大喜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曰隋文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佞上弗聽

代宗時程元振專權自恣天下畏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發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刦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人犯顏囘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陛下以今日之勢爲安耶危耶若以爲危豈得高枕不爲天下討罪人乎陛下視今日之病何由至此乎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逮諸州持神

策兵付大臣然後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並斬以謝陛下帝以元振常有保護功但削官爵放歸田里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此不足懼五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狥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此深可畏六也

優詔奬之澄言可畏六事實中當時之病

後唐明宗時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窮則背軍稱文人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謀略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虛設具員枉費國力又欲一一考試羣臣宰相見其奏不悅班行亦多憤誹諫官劉濤楊昭儉乞出在德疏辨可否帝召學士馬裔孫謂曰在德語太凶其實難容朕初臨天下須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爾代朕作詔勿加在德之罪也於是詔引貞觀中陝縣令皇甫德參上書謗訕魏徵奏曰陛下思聞得失只得恣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損於國家又云昔魏徵則請賞德參今濤等請黜在德事同言異何相遠哉

石晉高祖時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

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窘困誠非陛下修宮室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湖南馬希範用孔目官周陟議常稅之外別令人輸米天策學士拓拔恒上書諫曰殿下居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彫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心荆渚日圖窺伺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希範覽之大怒以先王舊臣爲隱忍之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内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崇韜時爲侍中樞密使莊宗乃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暑雨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後崇韜破蜀竟以誣死宦者爲之也

周世宗深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宰相范質入奏事帝望見知其意卽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續世說卷第十

續世說卷第十一

忿狷

宋謝宏微性本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宏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此歲終。原本此譌文據南史改

劉瑀與何偃不相得瑀位本在偃上孝武時偃遷吏部尚書瑀猶爲右衛將軍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在後瑀追

偃及之曰君疾何疾偃曰牛駿御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羈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蹴自造靑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瑀偃同發背疽瑀疾方篤聞偃之死歡躍叫呼於是亦卒

蕭惠開除少府加給事中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面乃復低頭入中耶寺內所住齋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肺肝卒

陳傳繂負材使氣凌侮人物毒惡傲慢爲人所疾以強諫後主賜死死後有屈尾惡蛇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齊邱靈鞠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塚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傖至要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隋賀若弼既平陳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爲右僕射弼仍爲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家居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獄文帝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言此二人唯堪飲飰爾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爲人誠有此語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疾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至煬帝竟殺之

蘇夔少有盛名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何妥各有所

持於是夔㝉俱爲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時夔父威方用事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㝉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爲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等朋黨之罪文帝令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皇恐免冠頓首謝上曰謝已晚矣

唐蕭瑀嘗稱房元齡以下朋黨比周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誓瑀請出家太宗曰甚知公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頓思量不能出家太宗心不能平手詔切責出爲商州刺史後襃謚曰褊公

尉遲敬德與執政不平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今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

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悅而罷
于公異吳人也應舉時已與陸贄不協贄在翰苑聞德宗稱公異露布之文尤不悅及爲相乃摭公異不爲後母所容事下詔放歸田里公異竟名位不振憾恨而卒人惜其才惡贄之褊急焉
李翺自負詞藝以爲合知制誥以久未如志鬱鬱不樂因入中書謁宰相面數李逢吉之過失逢吉不之校翺心不自安乃請告百日有司準例停官逢吉奏授廬州刺史
王遂爲沂兗海觀察使性狷急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卒多獷戾而遂詈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遂被害
李逢吉欲逐李紳爲中丞以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知

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乃兩罷之

吳越王錢宏倧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宏倧問內牙統軍使胡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宏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宏倧曰公何以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于此進思以宏倧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怨

仇隙

劉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爲司徒長史要州府僚佐亦來東堂毅以先至進白悅曰身貧並躓營一游甚難君如意人何處不可爲適豈不能以此

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客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豐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曰今年未食子鵞請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後毅貴用事悅不得志疽發背卒梁鍾嶸爲古今詩評其論沈約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永平中相王愛文王融等皆宗附約常曰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雖微故稱獨步謂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故追宿憾以此爲報也北齊崔㥄素與魏收不協收後專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憾不釋魏毛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曾爲諸葛門下書佐得罪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

北齊文宣崩當時文士各作挽詞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不過得一二首唯盧思道獨得八首時號八采盧郎劉逖亦只二首中選中書郎李愔戲逖云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武成時逖典機密以事中愔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高捶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

唐劉文靜裴寂俱從高祖起義文靜自以才能幹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由是有隙文靜酒後出言怨望拔刀擊柱曰必當斬裴寂爾

劉宴爲吏部尚書楊炎爲侍郎各恃權使氣兩不相下炎坐元載貶晏快之昌言於朝入以爲載之得罪晏有力焉及炎入相追怨前事且以晏與元載隙憾爲載復讎言晏嘗請代

宗立獨孤妃爲后有奪宗之計賴崔祐甫救解猶出晏爲忠州刺史又誣晏與朱泚通書乞誅之方下詔暴言其罪李正已上書表訟寃之寃炎懼乃遣五使往諸道聲言宣慰而實推過於上德宗知而深惡之遂賜炎死

竇參爲相不悅李巽巽自左司郎中出爲常州刺史仍促其行巽不平之不數日參貶柳州司馬巽爲湖南觀察使誣參與藩鎮交通德宗怒遂賜參死

李揆秉政苗晉卿薦元載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意甚輕之曰龍章鳳姿之士不見用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邪載銜恨頗深及載登相位揆已先貶因揆從職奏爲試祕書監江淮養疾揆既無俸家復貧乏孀孤百口丐食取給萍泛諸州者

凡十五六年牧守稍薄則又移居故其遷徙去者蓋十餘州

大歷末李晟戍劍南禦吐蕃及師回以成都官妓高氏隨行張延賞爲成都尹追取之晟頗銜之形于詞色貞元初德宗以延賞爲相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之改授延賞左僕射上亦忌晟功名因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騰謗于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上詔延賞與晟釋憾同飲極歡晟薦延賞爲相遂加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請以一子婿延賞女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釋舊惡于杯酒之間文生難犯今不許婚釁未忘也得無懼焉後延賞竟罷晟兵柄由此武臣不附

韋執誼因王叔文以得宰相時時立異蓋欲矛盾以揜其迹

密令人詐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叔文詬怒遂成仇怨

趙憬與陸贄同作相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爲己任才周歲轉憬爲門下侍郎憬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堪當政事因不相協贄約憬同論裴延齡之姦旣至上前贄極言延齡誣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色憬默然無言贄由是罷相

鮑防爲禮部侍郎常選知雜竇參不時引避僕人爲參所鞭及參秉政令防致仕防謂親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而與昕同日致仕非朽邁之致以餘忿見廢耳防竟以憤終參亦尋敗

韋處厚曰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與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

令狐楚因皇甫鎛作相而逐裴度群情共怒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爲學士素惡楚與鎛膠固希寵稹草制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姦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士多門遂忝台階寔妨賢路楚深恨之

牛李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紛紜傾陷垂四十年文宗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朋黨實難楊嗣復李珏鄭覃作相屢爭論於上前李珏曰比來朋黨亦漸消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

公然嗣復珏牛黨也覃李黨也德裕為相指摭僧孺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為太牢公其相憎如此懿宗令韋保衡尚同昌公主公主薨懿宗殺醫官二十餘人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宰相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不悅又面諫上大怒叱出之瞻為荊南節度使保衡又譖瞻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貶瞻康州刺史路巖作相素與瞻議論不協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瞻驩州司馬僖宗即位韋路賜死瞻自虢州刺史召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之改

期由宅道而入未幾復作相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及瞻大用鄴內懼召瞻置酒瞻暴薨時人皆以鄴爲鴆之也

後唐崔協父彥融素與崔蕘善彥融爲萬年令蕘謁之彥融未出蕘見按上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彥融除司勲郎中蕘爲左丞通刺不見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敢見宰相知之改彥融爲楚州刺史卒於任誡其子曰世世無忘蕘故其子弟常與蕘讎

石晉桑維翰與馮玉同在中書會舍人盧價秩滿玉乃下筆除價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由此尤不相協玉以語激少帝

出維翰爲開封尹或謂王桑公元老奈何使之尹京親細猥之事玉曰恐其反爾曰儒生安得反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爾

五代漢王章置酒會諸朝貴爲手勢令史宏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宏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宏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宏肇卽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

紕漏

謝鳳子超宗宋帝賞其文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矣時右衛將軍劉道隆聞此語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得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安有異物道隆曰侍宴至尊云君有鳳毛超宗聞諱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達暮停待不去

梁何敬容作宰相淺於學術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客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侯景篡梁王偉請立七廟并請諱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摽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

北齊王晞從文宣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

馬虞候爲求覓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斃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謂爲眞龍出見大驚問龍所載六經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非眞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强知帝星

隋劉臻爲儀同有劉訥者亦爲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欲訪訥也謂欲歸本家旣扣門臻猶未悟謂是訥家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方悟怒叱從者曰吾欲造劉訥爾

隋蘇威爲僕射立條章每歳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言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如此

隋王劭爰自志學至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自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

唐王君廓爲幽州都督李元道爲長史君廓屢爲非法元道數裁正之後君廓入朝房元齡卽元道之從甥也元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字疑其謀已懼而奔叛

舊史唐紹傳云先天二年冬今上講武於驪山下紹以修儀注不合旨坐斬此元宗事也修史者劉昫後唐人也乃謂之

今上蓋只用舊史失於刪潤爾
李林甫典選選人嚴迥判語用杕杜二字林甫不識杕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李林甫引蕭炅爲戸部侍郎炅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吊客次有禮記炅讀之曰蒸嘗伏獵挺之戲問炅對如初
太常少卿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崔敬嗣爲房州刺史供給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每進擬官皆御筆超轉者數四後引與語乃同姓名人也爲房州刺史者死矣
第五琦爲相貶忠州長史既在道有人告琦受人黄金二百

兩者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對曰二百兩金十三斤重忝為宰相不可自持若其付受有憑伏請準法科罪期光以為此是琦伏罪也遽奏之請除名配流夷州馳驛發遣仍差綱領送至彼

李克寧初封隴西郡公進威武郡王每上疏連稱二郡頗為時人所哂

來子珣為御史時有朝士不帶靴而朝者子珣彈之曰臣聞束帶立於朝舉朝大噱

李勣征高麗令元萬頃作檄其語有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淥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石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有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因叱出之

石晉盧質爲翰林學士承旨賜論思王佐功臣會覆試進士質以后從諫則聖爲題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爲韻舊例賦韻四平四側質乃五平三側大爲識者所誚

梁朝宰相李琪以文章自許唐明宗平中山王都琪賀表云收契丹之凶黨破眞定之逆賊馮道讓琪曰昨來收復定州非眞定也詔曰契丹旣無凶黨眞定不是逆賊李琪罰俸一

月

唐明宗時國子司業張溥奏請復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六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是也而溥云八館謬矣

石晉馮玉爲宰相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以辜負字教玉玉乃然之

儉嗇

魏司空長孫道生性淸儉一熊皮障泥數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謂之齴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

梁王筠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舫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麄敝所乘牛常飼以青草及遇亂爲盜所攻墜井卒家人十三口同遇害棄尸空井中

王琨儉於用財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原本蒜作桂據南史改並掛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梁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齊高帝鎭東府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銳𦜕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矣

宋庾杲之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原誤韭茹據南史改生韭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魏李崇家富而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葅其客李元祐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十八

梁沈衆性吝嗇財帛億計無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中裂或自提冠履起爲工部尚書監起太極殿常服布袍芒履以麻繩爲索又囊麥飯飢則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

梁朱异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所散施厨下珍羞常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梁陰子春雖無它才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北齊封述厚積財産一無分饋雖親友貧病亦絶拯濟朝野鄙之一子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聘財及將成禮猶競。據南史下有懸違二字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子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腳跛評田則云鹹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緣吝嗇致此糾紛

北齊庫狄伏連鄙吝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百餘口盛夏入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從來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鑰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唯著敝褌而

積絹至二萬匹被誅籍沒並歸天府

唐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愧其心珪儉不中禮時論少之

徐岱吝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

文宗大和三年敕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尙如此中服從它諸戚爲之唯卿非所宜也

後唐李克脩爲昭義節度使武皇撫封於上黨克脩性儉嗇不事華侈供帳饔膳品數簡陋武皇怒其菲薄笞而詬之克

脩慙憤發疾卒

石晉袁正辭善治生雖承父舊基亦自能營搆故家益富嘗於積鏹之室有吼聲聞於外人勸其散施以禳災正辭曰此必喝其同輩宜更增之其庸暗多此類也

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奕棊敗則手亂其局蓋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妻兒唯貯白金十鋌爲它人所有

五代漢韋恩在上黨五年無令譽可稱唯以聚斂爲事性又鄙吝未嘗與賓佐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恩覽刺而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命典客者飲而遣之其鄙吝如此

江南李昪性節儉常躡蒲屨盥類用鐵盎暑則寢於青葛雖

左右使令唯老醜宮人服飾粗略

五代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而行如環佩（類說引下有聲字）郭威入京師允匿於佛殿中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餒而卒（原脫餒而二字據類說並事文類聚前集三十六引補）

周太祖戒世宗以儉葬令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

續世說卷第十一

續世說卷第十二

假譎

宋檀道濟伐魏糧盡而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

魏劉仁之外示長者内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敝席麁飯冷菜衣服敝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

唐文宗蕭太后福建人云有母弟一人文宗詔於故里求訪有戸部茶綱役夫蕭洪詐稱國舅十數年間兩授旄鉞事發賜死閩人蕭本又稱太后弟賜予巨萬官至金吾將軍事聞除名長流愛州泉州晉江縣令蕭宏又自稱太后弟按問僞妄配流儋州

李密初從楊元感元感敗逃避至淮陽隱姓名自稱劉智遠聚徒教授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彫晩林此夕窮途士鬱陶傷寸心野平葭葦合村荒藜藿深眺聽良多感徙倚獨沾襟沾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來千古傳名謚寄言世上雄虛生眞可愧

蘇世長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撻於街市伍百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盛以爲笑議者方知其詐

許敬宗掌知國史虛美隱惡爲子娶尉遲敬德孫女多得賂遺及爲敬德傳隱諸過咎太宗作威鳳賜長孫無忌敬宗改爲賜敬德焉

杜淹與韋嗣福爲莫逆之交相與謀曰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徵擢居美職遂共入太白山中揚言隱逸實欲邀求時譽隋文帝聞而惡之謫戍江表

范處訥武三思壻也爲太府卿中宗以穀貴召處訥問其故三思諷太史奏其夜攝提星入太微至帝座此則王者與

大臣私相接大臣能納忠故有所應中宗降詔褒述

崔日知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

陳少遊爲揚州觀察使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遊懼乃送款於希烈曰濠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然人不知其送款也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遊上表歸順少遊聞之慙而卒

李抱眞晚節好長生之術有方士孫季長者爲抱眞鍊金丹紿抱眞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爲賓寮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它日朝上淸不復偶公輩矣復夢

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一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裴延齡每奏計除皆恣騁詭怪虛妄它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因計料造神龍寺前須長五丈松木延齡奏曰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數千條長八十尺上言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須於嵐勝州采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卽出見今此木生關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又奏近於左藏庫檢閱乃於

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銀其段匹雜貨又百萬有餘以充別庫羨餘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以爲皆是正數物陸贄上書以爲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

柳泌爲憲宗合長生藥自云壽四百歲憲宗服藥多躁爲宦官所弒泌繫獄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隱化及解衣就誅一無變易但灸灼之瘢浹身而已

王鍔代杜佑鎭淮南善小數嘗有投匿名書者左右取以授鍔鍔內之鞾中鞾中先有它書矣鍔忽然探取焚之而匿名在也異日乃以宅事連其所告者按驗之以諭衆人人以爲神明

劉君良累代義居尺布斗粟無私焉大業末天下饑饉君良

妻勸其分析乃竊取庭樹上烏雛交置諸巢中令羣烏鬭競舉家怪之其妻曰方今天下大亂爭鬭之秋禽鳥尚不能相容況於人乎君良從之分別後月餘方知其計中夜攬妻髮大呼曰此即破家賊爾召諸昆弟哭以告之於是棄其妻與兄弟如初

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同蠱惑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為神殷病風疽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之曰殷常於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也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為勝也近得上仙書云

有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爾駢乃許之勝至鹽城數月函一七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内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座隅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謫限亦滿必得侍幢節同歸上淸爾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後用之爲楊行密所誅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桎梏而釘之

李褒鎭晉州表兄武恭好道而誕妄褒生日恭送一故皂襖子曰此李西平收復京師時所服也恭生日褒以一破幞頭

遺之曰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幞頭也

朱全忠嘗與賓佐及游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有應有游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更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朱梁雷滿鎮澧朗於府中濬一深潭搆一大亭於其上每鄰道使車經由必召燕於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龍奇怪萬態唯余能游焉或酒酣對客即取筵中寶器亂擲於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躍入水徧取所擲寶器戲玩於水面久之方出復整衣冠就坐其詭誕如此

後唐莊宗與梁相抗劉鄩軍於宗城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寂無人聲莊宗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煙火但有烏止壘上時見旗幟循環往來莊宗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日百變必以詭計誤我使視城中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環而行而鄩去二日矣

慕容彥超漢隱帝時鎮鄆州嘗召富僧數輩就食日晏不進饌大餒而回如是者累日他日復召之食遣庖人致蠅蟲於饌中諸僧立嘔彥超使人驗之則皆已肉食矣大責其賂乃釋之

邪詔

梁武帝時朱雀門災帝曰此門制狹我欲改造遂遭天火羣

臣相顧未對何敬容曰所謂先天而天弗違
永元中任昉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昉謝尚
書郎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北齊和士開用事人多附之有一人名曾參士開病醫者云
須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參曰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先
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深感其意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
隋郭衍能揣煬帝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
朕同又常勸帝取樂五日一視事無效高祖空自劬勞帝從
之益稱其孝順
隋太史令袁充〇原譌李充据北史改言隋興以後日景漸長太平日
行上道文帝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改元仁壽百工役作並

加程課以日長也丁匠苦之

唐侯君集馬病蚛顙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沾其膿而齅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

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并獻其所爲文宋璟判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宜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抑而不奏

中宗朝韋后亂政右驍衛將軍迦葉志忠上奏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謹進桑條歌十二篇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爲十八代之符

張易之兄弟嬖幸武三思懿宗宗楚客宗晉卿候其門庭爭執鞭轡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裴乾祐先爲御史大夫出爲外郡刺史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反令伺朝廷事俄爲友生所發坐流愛州

長壽中明堂災則天欲避正殿宰相姚璹言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覩此無常之相遂成正覺之因則天依璹奏遂不避正殿

姚璹在桂州時則天雅好符瑞璹訪嶺南諸山川草木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上符國姓列奏其事則天大悅召爲天官

侍郎

楊再思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狐賦譏之時張易之兄弟請公卿大臣宴集或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翦紙自帖於巾卻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紓手舉動合節滿坐嗤笑易之弟昌宗以姿貌有辟陽之寵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言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側如此

韋巨源爲宰相韋后云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常佳瑞請布告于天下請之中宗又令畫工圖其形以示百寮大赦天下巨源贊成妖妄是歲星墜如雷野

羅告雒告徵若此不聞巨源有言盡與后通屬籍固祿位爾
張嘉貞被召則天垂簾見之嘉貞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也則天遽卷簾見之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又嘗奏元宗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即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
來俊臣羅告裴宣禮七族反武后薄其罪殿中侍御史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裴宣禮臣請殞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沾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

武后時朱前疑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卽拜拾遺又言夢陛下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遷駕部郎中出使還上書云聞嵩高呼萬歲賜以緋魚袋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

韋堅廣運潭成陝縣尉崔成甫作得寶歌詞白衣缺胯綠衣錦䏶半臂偏袒紅羅抹額於第一船作號頭唱之婦人百餘人和之

陳少遊除桂州畏遠官覬近郡時中官董秀用事少遊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幾日月費幾何秀曰久忝近職然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月費過千餘緡○原本過作僅据舊唐書改 少遊曰據此費用俸錢不足須求外人方可取濟少遊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

五萬貫今先輸大半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忻然踰望厚相結納少遊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去請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遊又已納財於元載子仲武矣秀爲之內載爲之外數日改拜宣州觀察使後移越州又徙揚州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初結元載每歲饋金帛約十萬貫又納賄於用事中官駱鳳仙劉清潭吳承倩等由是美聲達於楚中累加官至同平章事

韓滉判度支秋霖彌月壞人廬舍鹽池爲潦水所入其味多苦滉慮鹽戶乞減稅乃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草上疑之遣

諫議大夫蔣鎮馳騁驗之鎮與滉仍同上表賀請宣付史館置神祠錫嘉號

齊映爲江西觀察使自以須爲輔相無大過而罷冀復進用乃倍斂貢奉及大爲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在江西進六尺者至是映因德宗誕日端日爲瓶高八尺者以獻

嚴綬爲左僕射司空嘗預百僚廊下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綬爲兩班之首舊識江朝敘語次不覺屈膝而拜江朝答拜御史大夫高郢亦從而拜爲御史所劾綬出鎮荆南江朝降一官

李逢吉與翰林學士李紳不協逐之嶺外知制誥龐嚴蔣防

坐紳黨左遷于敖封還詔書時人皆以敖素與嚴善訴其非罪黨曰于給事犯宰相之怒申龐將之屈不亦仁乎及駮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噱

王彥威以戸部侍郎判度支既掌利權心希大用時內官仇士良魚宏志禁中用事先是左右神策軍多以所賜衣服於度支中估判使曲從厚給其價開成初有詔禁止然趨利者猶希意從其請託至是彥威大結恩私凡內官請託無不如意物議鄙之

中書主簿滑渙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求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佑呼爲滑八

孟簡佞佛鎭襄陽以腹心吏陸翰如上都進奏委以關通中貴翰持簡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以土囊殺之以滅口翰子弟詣闕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按驗獲簡賂吐突承璀錢帛共計七千餘貫匹再貶簡吉州司馬

崔元略戸部侍郎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内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元略上章自辯上詔答云朕所命官奚恤人言然終不能逃父事内官之名（原本終作後據舊唐書改）

竇懷貞爲御史大夫時韋后安樂公主亂政懷貞諂順委曲改名以避后父之諱娶韋后乳母王氏爲妻自稱皇后阿奢時人或以爲國奢懷貞處之不怍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見無鬚者或誤接之又附會太平公主爲左僕射時人語曰

竇僕射前爲韋氏國爺後爲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爺音唐韻音遮吳人呼父也
高力士作寶壽寺鐘成力士齋慶之舉朝畢至凡擊鐘者一擊百千有規其意者擊至二十杵少尚十杵
金吾大將軍程百獻與力士約爲兄弟力士母麥氏卒百獻被髮受弔擗踊哭泣過於已親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郭霸爲右臺御史初召見於則天前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食其髓則天悅故時人號爲四其御史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往省之霸居

後請示便液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卽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於朝士

則天不豫令閻朝隱往少室山祈禱朝隱乃曲申悅媚以身爲犧牲請代上所苦

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棲楚逢吉黨也棲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曰擁度門一日度留飲酒棲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度耳而語崔咸疾其諂僞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屬官囁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座客皆快之

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郞中盧藏用私謂

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中宗時司農卿趙履温傾家資以奉安樂公主爲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擨紫衫于項挽公主犢車公主與韋后作亂被殺履温馳詣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絶相王命斬之
後唐郭崇韜父名宏豆盧革諂奉之上言請依六典改宏文館爲崇文館
後唐蘇循莊宗將即位張承業意未欲莊宗遽稱尊號人亦無敢贊成者循自河中來入衙城見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莊宗即呼萬歲舞忭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大悅承業深惡之

後唐梁翹爲給事中因轉對上言以星辰合度風雨應時請御前香一合帝親爇一炷餘令於塔廟中焚之費表精至

何澤爲吏部郎中史館修撰嘗因起居退獨自遲留以笏扣頭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明宗知其佞亦不之責

讒險

梁徐摛武帝問以五經大義歷代史百家雜書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加稱異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乘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遂出爲新安太守

隋諸葛頴煬帝所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

嬪御連席共榻顗因間隙多所譖毀時人謂之冶葛

唐高祖校獵城外太子建成秦王世民齊王元吉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善蹶以授世民○此下似脫曰字原衍乘以逐鹿馬蹶六字今删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混死上大怒責世民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乞下法司案驗上怒不解

唐宗室吳國公李孝逸有破徐敬業之功時望益重武承嗣深忌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逐走兔者常在月中月既近天

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嘗有功減死配徙儋州尋卒

蕭瑀薦封倫於高祖高祖以爲中書令太宗嗣位瑀爲左僕射倫爲右僕射倫素險詖與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

許敬宗旣助立武后遂譖長孫無忌遣人上封事稱無忌謀反帝令敬宗鞫之敬宗云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深憂又引漢文帝薄昭事帝竟不親問惟聽敬宗讒搆之說遂流黔州敬宗又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無忌令自縊

李靖破突厥擒頡利溫彥博害其功奏靖軍無綱紀致令虜

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已悟公勿以爲懷

太宗自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左庶子兼民部尚書劉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褚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意者誅之太宗疾愈詰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周對與洎同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

李義府狀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必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高宗知其罪從容戒之義府勃

然變色腿頸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殊不引咎緩步而去

李林甫爲相好陷人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以其陽與人善唱以甘言而陰擠之也與李適之爭權不協適之性疏林甫陰中之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知之適之心喜其言它日從容奏之元宗大悅顧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掘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己薄適之言疏之適之懼求爲散職由此罷相竟貶宜春太守又脅殺之

嚴挺之爲絳郡太守元宗欲進用之李林甫忌嫉召挺之弟損之至門敘故舊云當以子爲員外郎又云聖人待賢兄極

深須作一計入京既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乞入京師就醫林甫持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氣且授與一閑官元宗歎咤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

李林甫忌楊慎矜受元宗恩遇誣慎矜是隋家子孫欲復隋室慎矜慎餘慎名俱賜死令御史盧鉉收拷太府少卿張瑄使誣證慎矜之罪瑄不肯答絆其足以木按其足間擨其枷柄向前挽其身長校數尺腰細欲絕眼鼻皆血出謂之驢駒拔撅瑄竟不答杖六十長流臨封郡瑄被杖而死

王鉷○原作珙據新舊唐書改下同與楊慎矜親且情厚慎矜頗汲引之及貴盛爭權鉷附李林甫構成慎矜之罪闔門誅滅既而王鉷

亦赤族史云豈天道歟
朱泚之亂德宗卒迫行幸後數日崔寧來上喜甚寧私謂所
親曰聖人聰明爽邁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以至於此
潸然出涕或以告杞杞謀陷之誣告寧爲泚內應俯伏獻欷
上信之使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縊殺之中外以爲寃
盧杞忌張鎰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邊僞自請行
上固以爲不可乃薦鎰爲隴右節度使鎰竟爲亂兵所殺
盧杞字子良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初爲御史中丞尚
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屛姬侍聞杞至悉令屛去獨隱几
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左右見之
必笑此人得權則吾族無類矣杞居相位忌能妬賢迎吠陰

害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楊炎崔寧顏眞卿皆杞所殺也又激怒李懷光使與朱泚連衡袁高奏其惡云將校願食其肉卿士嫉之若讎

李逢吉惡李紳張又新李續之劉棲楚爲之鷹犬同搆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云張補闕在相公齋內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與續之等時號八關十六子

姚南仲爲鄭滑節度使監軍薛盈珍讒毀之德宗頗疑貞元十六年盈珍遣小使程務盈馳驛奉表誣奏南仲陰事南仲裨將曹文洽亦入奏事京師伺知盈珍表中語文洽私懷憤

怒遂晨夜兼程追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盈珍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闢門見血流塗地旁得文洽二緘一告於南仲一表理南仲之冤且陳首殺務盈事上聞其事頗駭異之南仲慮其釁深遂乞入朝德宗曰盈珍擾軍政耶南仲對曰盈珍不擾軍政臣自壞陛下法爾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羊杜復生必不能成豈弟父母之政師律善陳之制矣上默然久之

李逢吉字虛舟天與姦回妬賢傷善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李紳韋處厚救解逢吉結王守澄言於敬宗誣紳曾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李虞程昔範姜

給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敬宗知裴度之賢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度亦自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張權輿尤出死力遂撰謠言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有天分上疏以度名應圖讖宅據乾岡不召自來其心可見而韋處厚又解析於上前竟不能沮度自漢中來復知政事逢吉出鎮襄陽

唐次無故貶斥久滯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忠賢遭罹放逐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辨謗略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之昏主憲宗即位召還累官至中書舍人憲宗因閱書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

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辨謗書八君宜時觀覽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爲十卷號元和辨謗略其序曰聖慮先辨謗何由興

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又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盧杞惡顏眞卿欲出之於外眞卿謂杞曰先中丞奕也傳首至中原眞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心甚怒之李希烈叛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重臣爲陳逆順

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眞卿三朝舊臣忠直剛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眞其人也上以爲然命眞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朝廷羞眞卿竟爲希烈所殺

宣宗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婿敏中薦鄭顥時顥已婚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敏中自相府除邠寧節度使將赴鎭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深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在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也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置檉函於佛前焚香事之

朱梁李振唐自昭宗遷都之後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備員而已振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朋附者非次奬升私惡者數日沉棄每自汴入洛陽中必有貶竄故唐朝士人目爲鴟梟耳

閩主王延鈞好鬼神巫盛韜有寵薛文傑惡樞密使吳昂昂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爾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愼勿以宅疾對也昂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以告文傑曰未可信也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昂自誣服并妻子誅

五代漢時陶穀先爲李崧所引用穀從而譖之崧爲蘇逢吉所殺他日祕書郎李昉詣穀穀曰君於李侍中遠近昉曰族

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

姦佞

宋鄭鮮之事宋武帝帝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恧變色亦感其輸情時人謂為格佞

魏琅琊公主名玉儀北齊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爾由來為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暹必當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咨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暹竦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我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佞過

於吾

北齊趙長仁參預朝政酈孝裕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屏人私語停廢公事人號爲三佞

北齊和士開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患不辦無爲自勤約也帝大悅三四日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

李軌遣鄧曉使於唐聞軌被執舞蹈稱慶高祖數之曰汝委質於人爲來使比聞軌淪陷曾無戚容苟悅朕情妄爲慶躍旣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竟廢而不齒

封倫素從太宗征討特蒙顧遇以建成元吉之故數進忠款

太宗以爲至誠倫又潛持兩端陰附建成高祖將謀廢立儉故諫而止後數年太宗方知其事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之改謚謬黜贈官削實封

崔湜神龍初桓彦範敬暉知國政懼武三思譖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疏忌功臣於三思寵漸厚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桓敬等徙嶺外湜又說三思宜盡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所惡而黜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蘇味道爲宰相云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號爲蘇模稜

盧藏用初隱居時往來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爲隨駕處士

及登朝趦趄詭佞專徐權貴奢靡淫縱獲譏於世
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歷清列為時委任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上動靜皆預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而猜忌陰中人不見於詞色朝廷受主恩顧不由其門則構成其罪與之善者雖厮養下士盡至寵榮元宗欲罷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張九齡曰陛下有三箇成人兒不可得奈何忍欲廢之臣不敢奉詔元宗不悅林甫惘然而退初無一言既而謂中貴人曰家事何須謀及於人元宗欲加牛仙客實封兼以為尚書九齡執不可林甫密告仙客仙客泣訴帝後變色謂九齡曰事總由卿九齡頓首謝帝曰卿以仙客無門籍耶卿有何門閥九齡對曰臣荒徼微賤仙客中華

之士然陛下擢臣踐臺閣掌綸誥仙客本河湟一使兩目不識字若大用之恐非所宜林甫又退而言曰〇此下原衍陛下二字據舊唐書刪但有才識何必詞學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元宗竟相仙客逐九齡林甫代九齡爲中書令

元載附李輔國已得宰相輔國死又結內侍董秀多與之金帛令探密旨上有所欲載必知之承意會合上益信任後敗賜死毀載父母及祖坆斷棺棄柩焚家廟木主

李道古便佞巧宦早升朝籍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

德宗崩順宗寢疾深居簾帷閹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

右王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搆事下翰林王叔文定可否宣于中書擢吏部郎中韋執誼爲宰相俾執誼承奏于外以韓泰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準韓煜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儕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熊望性險薄大言詭異務進不已時京兆尹劉棲楚以不次驟居清貴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塡委不息望出入棲楚之門有同密戚陰計密畫人無知者文宗即位貶漳州司戶

元積爲江陵府士曹爲監軍崔潭峻所厚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無何爲翰林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

玄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嘉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切長慶二年稹拜相詔下朝野嗤笑

鄭注本姓魚人目之爲水族以藥材游長安權豪之家李愬鎭襄陽得其藥力移鎭徐州以注參決軍政注詭辯陰陽善探人意然專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怒以軍情白愬愬曰彼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或不如旨去之未爲晚也愬令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及與語機辨縱橫盡中其意遂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注大用事御史李款奏彈注内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等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

鄭注姦猾無雙卵㲉不除使成羽翼必爲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宏楚請以中尉意召注僞有口疾使治之因而擒之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詞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之忘倦厚遺金帛而遣之太和八年守澄引注見文宗於洛陽門賜錦綵是夕彗星出東方長三尺光芒甚緊

崔允召朱全忠自助全忠自岐下還河中允謁見于渭橋捧巵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詞○原脫仍自撰歌四字据類說補與舊唐書合贊其功業史以爲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未有如允之甚也

江南李璟取湖南遂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

元城樂其土風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遂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

蜀右補闕張九齡見蜀主言政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爲誰九齡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以詆毀大臣貶九齡維州錄事參軍

續世說卷第十二

續世說跋

孔平仲續世說十二卷世𣪘傳本今所傳乃影宋沅州公庫使刊本錄自劉宋迄後周仍分三十八門於南北朝取李延壽於唐取劉昫於五代取薛居正其譌脫處並得据諸書訂正今薛史從永樂大典重輯有數條可轉据此書補之惜餘姚邵學士分纂時未見也曾慥類說三十一錄續世說有江南李景宮中作高樓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在張溥請復入館條上今此條闕疑傳寫失去至事文類聚後集三十七引孫恪遇猿女事亦注續世說其文不類當是祝穆之誤戊戌秋仲雨窗無事覆校畢識數語付剞劂氏錢熙祚